

作品
22



风信子

如花美眷，
也敌不过似水流年。

亦舒作品集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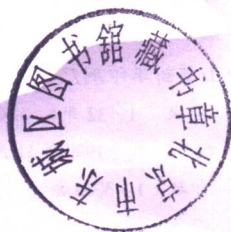


90219274



风信子

亦舒作品集



SBX28 / 06

中国轻工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亦舒作品集 加拿大亦舒著·—北京：中国戏剧出版社，1999.11

ISBN 7-104-01155-2

I. 亦… II. 亦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1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62245 号

图字：01—1999—2902 号

亦舒作品集 风信子②② 亦舒 著

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：100086)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广东中山市新华印刷厂 印刷

5120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302 印张 45 插页

1999 年 11 月第 1 版

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-3000 套

ISBN 7-104-01155-2/1.471 全套 45 册 定价：438.00 元

本册：12.00 元

目 录

妈 (1)

风信子 (91)

妈

我坐在张阿姨的客厅里。

这是一个寒冷的冬日下午，张阿姨的家永远这么静。

她的声音很平和，她问：“为什么找妈妈？”

我说：“我从来没有见过她。”

“为什么到现在才找？”她抬起眼来。

我的手冒汗，“我不能够在家住下去了。”

“那是你十六年来的家，既然住了十六年，应该可以留下来的。”张阿姨说。

“但她是我的母亲。”

“是的。她把你带到世界上来，她确然要负一半责任，不是为这个，我也不会见你，你见她有什么企图？”

我问：“我可以与她住吗？”

“你父亲已经浪费了她的前半生，现在你又要去浪费她的后半生？我不同情你们。”张阿姨平静的说。

“对不起。”

“不必对我抱歉，我与你们一点关系也没有，是谁叫你来找我的？”她看着我。

· 妈 ·

“我的父亲。”我答，“他说你知道母亲住什么地方。”

张阿姨说：“他真是有办法，吃死了她。”张阿姨的声音还是那么平静。

我不敢出声。

她站起来，“你明天再来吧，我给你答复，如果她不理你，我可没办法。”

我只好告退，她把大门关得很重，门外的风很大，与室内的温暖完全是两回事。

琉璃自我身边迎上来，“怎么样？”她声音充满关切。

我照实说了，“她可能不要见我，她一直没有来看过我。”

我们一路走回家。

“她总是你的母亲呀。”

我看琉璃一眼，“她生我的时候，与你一样大，她是被骗的，误信一个大她十岁的男人。”

“但是她总是你的母亲。”琉璃的声音低了下来。

“那男人用尽了她自娘家带出来的钱。她觉悟了，跑得远远的，她有什么不对？”

我平静地说：“我十六岁了，我不是孩子，我很同情她。”

“她走之后没有回来看过你。”琉璃说，“心肠真硬，也许是为了你继母。她是那么的粗俗，还有你那些弟妹，他们又丑又蠢又坏，小莫，你一点也不像他们，你甚至不像你的父亲，你母亲美不

美？”

我不知道，我不记得，她在我两岁的时候离开我，我不记得。我只记得我父亲是个很丑的男人，祖母去世后我到他的家去住，那年我十二岁，简陋的两间房间，简陋的家具，两个弟弟一个妹妹，大家挤在一张桌子上做功课。祖母的家与他的家都脏而且乱，我原来不知道，到过同学的家，做了比较才明白的。

琉璃再问：“你妈妈美不美？”

“我不记得。”我说。

“我美吗？”琉璃问。

我微笑，“是的，琉璃，你是我生命中惟一美丽的人。”

“谢谢。”她甜美的笑。

琉璃不喜欢我祖母，因为祖母喜欢收集破罐子破瓶子，厨房只有豆腐干大，还堆满垃圾，用的是一百年前的火油炉子。一进门便是神主牌，烟薰得天花板一块黑，琉璃长那么大没见过这种场面，吓得昏了，况且屋子里又没有客厅睡房之分，古老唐楼从头到尾只有两三百呎地方。琉璃家住渣甸山，忽然之间来到了上环，像是走错了星球。

她说我一定要找到母亲，她说我长得一定像母亲，因为她也见过我父亲。

我不愿意批评父亲，他到底是我父亲。也不愿批评继母、那些弟妹，我已经十六岁了，再过几年可以出来独立生活，脱离家庭，我还何必噜嗦呢。

琉璃是个头脑清醒的女孩子，比我大一岁，她

说：“如果找到你母亲，我想由她出面，我爸爸或者会赞成我俩来往，不然就算了，小莫。我不敢任性，你妈妈就是这个好例子。”

我说：“我母亲是被骗的！我有没有骗你？”

琉璃的出发点非常势利自私，然而也是为了我，我只不过要见见母亲，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？

在父亲屋子里进进出出，我从来没有叫过他们一声，我从来没叫过妈，我学会叫人的时候，她已经走了，我是渴望她的。

我觉得她是美丽的。他们补拍过结婚照片；我见过那照片，她的确很美。虽然她不幸运，但她美丽。或者我应该让她安安静静过下半辈子，张阿姨说得很对，我凭什么去打扰她？就因为她是母亲？

琉璃说：“小莫，你看你这个怪脾气，真不晓得我为什么喜欢你！”她瞅我一眼，“你这个人呀。”

我说过一个故事给她听，是很无意的，怎么样小时候父亲跟继母不让我吃饭，罚站墙角，后来祖母回来看到，要我吃，我始终不肯吃，饿一个晚上，祖母偏爱我一人，虽然她是一个很普通的老人，她对我也就像一般老祖母对孙儿。她非常责怪我母亲，对父亲却采取放弃的态度，她不喜欢我弟妹。

祖母第一次看见琉璃的时候，是很多年前的事了，她也不喜欢琉璃，她说：“不要去结识那些富家小姐。”也许她想到了我母亲，假如母亲不是家

里有几个钱，可能一辈子跑不掉，钱往往令人自由。

这话说没多久祖母便去世了，屋子被卖掉，钱被花光，父亲从未务过正业，整天喝酒看书睡懒觉，琉璃笑道：“我从没见过近五十岁的嬉皮士。”我很羞愧。琉璃的父亲是医生，一日工作十六小时。

我也不知道琉璃为什么要喜欢我。同学在一起有什么事，她总会说：“叫小莫也去。”小莫长小莫短。我总是避着她，我配不上她，也不想这么早谈恋爱，我要用功读书，找一份好好的工作，然后搬出来住，我在建立自己的家之前，必需要先完全脱离那个老家。

但是我的计划从来没有实现过，琉璃看上了我，她要改变我的一生。找妈妈也是她建议的。

我对于母亲知道得不多，祖母去世后根本连最后的消息也没有了。

琉璃说：“明天我陪你去找张阿姨，假如你母亲不肯见你，我再来求求她。”

“这不大好吧？”

“什么叫不好？妈妈不能求，还去求谁？”她说得理直气壮，就是没想到我的家与她的家是不一样的。

我不响。

“小莫，你别这样好不好？脸上一点欢容也没有。来，今天到我家来吃饭。”她说。

“不了，我回自己家就可以。”

· 妈 ·

“你家有什么菜？你继母又不肯煮饭，天天在街上买回来吃。”她扁扁嘴。

我不悦：“这就是我的家，你必需接受的事实。”

琉璃的声音提高，“你何必呆在那个家里？你根本不是他们的一分子。”

“我怎么不是他们的一分子？我姓着他们的姓，跟他们住一处，生活了十六年。”

但是第二天到张阿姨家去，琉璃还是跟去了，琉璃有惊人的毅力。她要做的事情，一定努力要办到，不肯认输。她最可爱的地方也就是这一点。

张阿姨经我介绍后，脸上露一点诧异，打量琉璃几眼，她没想到我有女朋友，而且是这么出色的女朋友，说不定她心中在想：这两父子拐诱女人都有一手。

张阿姨客厅中央放着一盘水仙花，有一两朵已经开了，非常的香，屋子素净明朗，简单，家俱、窗帘与沙发套子的颜色是相配的。她屋子没有琉璃家堂皇，却也另有好处。

她咳嗽一声，开始说话：“我劝你不要希望太高。你母亲离开你们，并没得到家人的谅解与帮助，一个人在外头做事，日子也过得很省，这些年来很苦的，你这次去投靠她，不要节外生枝，增加她的麻烦。”

我与琉璃对望一眼，说声是。

“同时你不可把她住址告诉你父亲，她不想见这人。”

这次是琉璃代我回答：“是。”

“这是地址，她已经答应见你了，约你在礼拜六下午二点钟。”张阿姨说。

我很惊异。普通朋友见面也不必预约，她见儿子倒要约日子，但是张阿姨神色自若，我不能问什么，我只好接过地址与电话。

张阿姨这次留我们吃点心，整整齐齐的蛋糕与茶，非常西化，琉璃最习惯这种风气，并且主动与张阿姨交谈，奇怪的是，张阿姨非常喜欢她。

张阿姨说：“我与玫玲都喜欢吃茶，这是在英国养成的陋习，”她看我一眼，“玫玲是他的母亲。”

我在这种时候猛然地听到母亲的名字，非常茫然，马上低下头。

但是琉璃非常平静地问：“伯母也去过英国？并且与张阿姨同去？”

“是的。去了三年，她读书，我做事，好多年前的事了。”张阿姨答。

琉璃絮絮地解释她父亲也是留英的医生，把她的见闻告诉张阿姨。张阿姨是位中年妇女，略黑，而且瘦，也认得父亲。张阿姨仿佛一直没结婚，且独身主义的，也有点老姑婆脾气，虽然孤僻，但是她也代表公正、洁净、光明，看见她是很舒服的。妈妈会不会像她？一定会，妈妈的心肠也一定很硬。

吃完点心，琉璃与我告辞，但是琉璃还依依不舍。

· 妈 ·

琉璃说：“这位张阿姨真是高尚，像个女教师。”

我说：“张阿姨本来是在中学教英文的。”

“你母亲一定像她。太好了。可是为什么你妈妈会跟你父亲在一起三年之久？他们根本是不同世界的人。”

我沉默良久，我说：“琉璃，我与你也是不同世界的人。”

琉璃说：“你又来了。告诉你，礼拜六我要与你一同去。”

“不可以！我第一次见妈妈，你不能去！”我说。

“好，这次你说得对，喂，小莫，你会不会哭？”琉璃道。

“不知道。”我说。

“小莫，唉，你这个人！”琉璃说。

我不懂得那是什么意思，琉璃总是那么狡黠活泼。

回到家他们已经吃过饭，我在厨房见电锅里有稀粥，胡乱吃一点。弟妹与继母在看电视，继母夹着支烟抽，屋子里很乱，那么多人，也不便收拾。父亲示意我过去，我走到他身边，他问我：“找到没有？”继母眼睛瞄过来。我没回答。父亲又说：

“能够跟她最好跟她，跟着我不会有出息。”我只好点点头。继母明明听见也不出声。她并不刻薄我，对她自己的子女倒常常打骂，弟妹们不懂事，又十分疲倦，长得歪歪斜斜，怪不得她生气，然而

我与她无干，自十二岁进中学起我便没交过学费，一向拿奖学金，书本膳食是替人补习赚的，暑假也打工，不够的时候问父亲拿，他也不为难我，我虽然不幸福，却也不致上演过社会大悲剧。但这一夜却失眠了。

我不能决定该怎么做，见到妈妈该怎么跟她说，或者叫琉璃同去是个好主意，张阿姨不是顶喜欢她？琉璃是个人见人爱的女孩子，活泼、天真、诚恳，长得又漂亮。

好不容易熬过星期四星期五，星期六到了，下午我穿好衣裳，特地把衬衫熨得很平。琉璃说她会在学校饭堂等我的消息。

妈妈住的地方是中等住宅区，很容易找，那边的屋租恐怕也不便宜，这么多年一个女人在外头，真是叫人担心，但是她仿佛过得还不错，张阿姨不是也很舒服？我心里有数，可以不靠她就不要靠她，反正不过是这一两年的事，十八岁我就成人了。

找到门牌我按铃。出乎意料之外，来开门的是穿白上衣黑长裤的女佣人。她见到我转头说：“客人来了。”

佣人身后站着一个女子，长长的呢裤子，丝衬衫，毛背心，一身衣服那么考究，像是书本里的服装模特儿。她的头发剪得很短，脸上没有什么化妆。

她看上去非常的年轻漂亮，琉璃有一个表姐便是这样子的。

· 妈 ·

她向我笑一笑，“请坐，要喝什么？茶？咖啡？”

我一时还没醒悟过来，我只是说：“不，谢谢，茶好了。”

她走过来，坐在沙发里，我也坐下。

客厅里很暖和，满铺地毯，一盏贝壳灯罩垂得低低的，软而深的沙发。女佣人倒出了茶，放在咖啡色的琉璃茶几上，那一面玻璃半片尘埃都没有，我母亲的世界竟是这么的完美。地毯一角堆着一叠书，有新闻杂志，时装周刊，还有一本罗伦斯的诗集。墙上有工笔的花鸟国画。

我打量屋子，这位女子也打量我。

渐渐我明白了，这女人是我的妈妈呀！我的母亲？她？我恐慌地张大了嘴，我找到了妈妈，但是竟没有把她认出来，她太年轻太漂亮太现代了，一点母亲的味道也没有。她在微笑，一点苦涩都没有，神色那么温柔。

“这是你的茶。”她说，伸手把茶杯推过来，手腕上的一串银手镯清脆地发出响声。

我原本想叫她“妈”，抱住她哭，告诉她我想见她，但是她与我想象中的人完全不一样，她距离我那么远，我怎么有可能接触到她？我知道她是一个美丽的女人，但不是这种美丽，怎么可能！她穿上牛仔裤，那感觉一定比我们更佳，不不，我那美丽的母亲该是楚楚可怜，受尽委曲的，怎么这样的明媚动人，像一个夏日？

她开口了，“听说你的功课很好。”

我没有回答，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我呆呆地看着她。

她柔和地说：“如果你要来这里住，欢迎你随时搬过来，我那间书房整理好了，放一张小床，你要不要来看一看呢？床单是蓝白条子的，配大红枕头套，匆忙间只置了一条电毯，希望你习惯。”

我听呆了，就这样？就为了我是她儿子，她如此无条件答应我的要求，花钱在我身上？我满以为需要开口哀求她呢，我惭愧地低下头。

她带我到书房去，那一间小小的房间果然整整齐齐添了一张床，一应俱全，那么新而干净，代表我的新生活，原来的书架子被放在走廊外边去了。

她说：“房间静，可以好好温习，听说你替学生补功课，可以请他们来这里。”

我抬头看她。

她向我微笑，那是一个美丽的微笑，她说：“我们的眼睛长得一模一样呢。”

然后把大门锁匙给我。

“随时搬来。听说你有女朋友？请她来坐。我有点事出去一下，要吃什么，告诉女佣人。”

我像呆子拣到黄金一样，站在那里看着她。

她微笑说：“请把这里当你自己的家一样。”她走出去了。

我把锁匙捏在手中，一手是汗。她是我的母亲？她取过手袋往肩上一摔的姿态，这么潇洒自若。她真是我母亲？这么磊落表现了做母亲的爱与责任，当我需要她的时候，她毫无疑问地接受我。